

桂花苑

刊头书法 林春

书画艺坛

档案春秋

打造《大唐贵妃》 唱响《梨花颂》(上)

——梅葆玖为实现父亲的梦想而奔走

□ 马信芳

说到梅葆玖先生,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。因为我与他还有“姓名之缘”。这是二十多年前,梅先生来上海,在市工人文化宫与他相遇。当时还是名片时代,当我递上名片时,梅先生一看便说,哦,马信芳,你是马连良加周信芳,与京剧有缘啊!我受宠若惊,便请梅先生题字。梅先生果真为我留下了墨宝。自那以后,在上海,在北京,或在深圳,我几次见到梅葆玖先生,一提起这“姓名之缘”,他马上说,我们又

见面了。

梅葆玖,1934年3月出生在上海思南路梅宅,是京剧大师梅兰芳的第九个孩子,也是最小的一个。这注定了梅葆玖一生与他的父亲梅兰芳和京剧无法分开。

虽然他10岁开始正式学戏,但同戏班的孩子不同的是,梅兰芳要求梅葆玖白天学习,晚上回家学戏。从1944年开始,梅兰芳就为他请了王幼卿等很多老师练基本功。天真的梅葆玖当

时一门心思就想学《霸王别姬》《贵妃醉酒》等父亲的代表作,可父亲却让他学最基础的老戏,而且要求必须按老师教的唱,理由是打好基本功再学梅派戏,才能按规范进步。

梅葆玖的小学和中学在上海震旦附中(今向明中学)完成。那时的“震旦”是英法双语教学,不过梅葆玖谦逊地自称,“现在英语能对付,法语全忘光了。”

在梅葆玖的记忆中,从学戏开始到父亲去世的这十几年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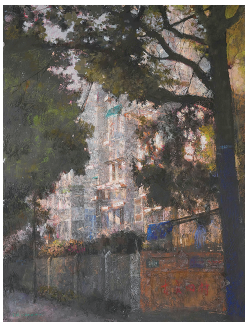
间里,“对我的发展最有帮助”。这期间,梅兰芳曾赴日本、朝鲜慰问演出,梅葆玖也一同随行。“我一直守着父亲,父亲演出的时候,我天天看;我演出的时候,父亲就帮我指出我的问题。”

梅葆玖最为遗憾的是本应发展梅派艺术的年纪恰赶上“文革”,整整荒废了十多年。但梅葆玖没有就此沉沦。1978年,梅葆玖重新登台。承袭梅派与改良新戏是梅葆玖一直在做的两件事。

(未完待续)

吴珉

出生于绘画家庭,本科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油画专业,师从徐芒耀先生。上海市徐汇区书画协会会员、苏州粉画艺术院特聘画家、第23届“江南之春”美术作品展一等奖、日坛杯艺术大赛一等奖。



▲ 纸本色粉《知了,知了》



▲ 纸本色粉《时光》

养一缕书香

□ 高会丽

养一缕书香在案头,让它带我穿越古今,与圣贤对话,与智者同行。

养一缕书香在窗外,让它的芬芳弥漫我的小屋,像晨曦般温暖,像春风般和煦。

养一缕书香在心底,让它如清泉般滋润心田,像种子一样生根发芽,在知识的土壤中茁壮成长。

养一缕书香在梦中,温柔的夜色里,它引领我走进经典的殿堂,如父亲的指引,如教师的教诲。

养一缕书香在旅途,山川湖海间,它是我最好的伴侣,像老友一样亲切,像导师一样启智。

养一缕书香在岁月,时光荏苒中,它陪我走过四季,如星辰般闪耀,如烛火般温暖。

养一缕书香在生命,每一个日出日落,它让我心灵宁静,像诗人一样浪漫,像哲人一样深邃。

落叶如蝶,斑斓飞舞。像一场华丽精致的梦。

落叶亦如诗,如歌,如画。风来执笔,错落有致地书写着晚秋平凡生活的诗行;鸟儿来伴奏,抑扬顿挫地歌唱着烟火凡尘的乐章;阳光来挥毫泼墨,豪气万丈地给每一个沉静的角落带来了属于它的绚丽时刻。

走在路上,前前后后,左左右右,无论往哪里看,映入眼帘的就是这纷纷扬扬的无边落木。

一低头,地上又是一片深紫红的紫叶李。这里地势有些低,雨季时总是积水,每从这里过,都很苦恼,常常绕过去,哪怕绕远了。现在这里很热闹,大家都喜欢走这里,看看地上的紫叶李落叶,又看看路边上那棵紫叶李树,仿佛有很多感慨似的,仿佛有很多话要说,可是谁都没说话,只是默默地注视着,欣赏着。谁也不忍去踩那些美丽的叶子,大家温柔地走着,放慢了脚步,放松了身心。

小广场北边路口,有一棵银杏树,还有一棵枫树,两棵树之间停着一辆车,装满了大白菜。卖白菜的来了。翠青青的大白菜是经霜的,清脆甘甜,很多人围着车子挑选。

头顶的银杏树一树金黄,枫树一树橙红,黄的红的叶子飞舞着,落在翠青青的大白菜上,落在人们的头上肩上衣裳上,人们不在意,欢欢喜喜地挑选着白菜。很美丽的一幅画面。

每年这个时候,卖白菜的都会准时来,而且都是停在这个地方,伴着一树金黄和一树橙红。卖白菜的是一对中年夫妻,黝黑的面庞,朴实的笑容,很和善亲切的模样。有人说,你们

落叶敲窗

□ 琦 垚

咋不停在广场那边,那里人多。卖菜的男人温柔地看了一眼她的妻子,笑着说,她就喜欢这里,银杏树和枫树这会

儿多好,我也觉得搁这里挺好的。

卖菜人的妻子也跟着笑,脸颊上绽着两朵红晕,她一向话不多,低着头拿袋子把挑好的白菜装进去。一片红枫叶落在了她胳膊上,她怕落下去,这只手赶紧放下袋子,去拿红枫叶。真好看,回家给咱娃当书签不错。她小心翼翼地把红枫叶放到兜里,对卖菜的丈夫这样说着。

两天没来胡同,一走进去,飘飞着的落叶环绕着,像欢迎自己一样,十分亲切温暖,又那么富有诗意。

这会儿的天气很好,阳光明亮融融,胡同里沐浴着阳光,到处都暖暖的。两个老人坐在朱红斑驳的大门前晒太阳,年老一些的看上去有九十多岁了,满头的银发,精神状态却很好,笑声朗朗。大概坐在那儿无聊,又或者看飞舞的叶子好看,她坐在阳光里伸开苍老的双手接落叶,一片二片三片……她仰着头,那么地专注。

想起昨天乘电梯,遇到带着小朋友的一家人,那孩子四五岁模样,手里拿着两片枫树叶。我赞叶子好看,那孩子开朗活泼,说这不是叶子,是他的好朋友,和他一起上学回来了。他说,他家窗外有一棵枫树,晚上吃饭的时候,他听到窗外一阵又一阵轻轻的响声,他趴到窗户上一看,原来是枫叶来敲他家的窗,他就和枫叶成为了好朋友。

听完小朋友的讲述,电梯里的人都笑了,但眼睛里闪着亮光,这样的童真总是令人感动。

最近看了一些滑稽戏,本想释放疲惫心情。哪想看后非但未觉轻松,反而陡生怨气。滑稽戏怎么走到这种地步?一部老剧《钱笃笤求雨》,虽演多年应打磨成为精品,但事与愿违。开场至三分之一没见“笑”果。虽两地同属“吴语系”,然苏州方言还给上海观众带来语言障碍。后半场演员靠形体动作(如钱子敬在仙台上装“神”求雨;公差架“仙人”跳《四小天鹅》)等,也是难见“笑果”。

如果说苏州方言让姑苏外的人有语言障碍,那么,作为以沪语主打的滑稽戏,近年也到了“穷途末路”边缘。非危言耸听,上次花380元去看一部反映抗战题材滑稽戏,沪语已大“走样”,主角基本“北口”,其他角色也是说各自乡音……不是说滑稽戏不许说其他方言,是因为不能“喧宾夺主”。滑稽戏的内核“说学做唱”,“说”是主要语言工具,不能一边疾呼“不要让沪语失传”;一边又无形中让沪语“消亡”……

另外,滑稽戏不滑稽,是因为如今的创作捉襟见肘。《72家房客》《三毛学生意》等尽管在连演,但“炒冷饭”终究提不起观众“味蕾”,一些耳熟能详的“包袱”早已被前辈演员打造得炉火纯青,后辈如果没有创新,光是“邯郸学步”,也是徒劳。即使加上现代语汇,还是“隔靴搔痒”。

当然,以前娱乐活动少,看戏一票难求。还有就是前辈用过的“噱头”深入人心,后面没有新的,“笑意”全无,于是热闹有余,出噱不足。这也是滑稽戏不滑稽之原因。

因此,还是希冀年轻演员向生活要素材,出戏出人。否则滑稽戏无“笑果”也没“戏”了。

